

第七回 東床坦腹願天速變男兒 西閣談心對月宜聯姊妹

詞曰：

奇聞盡有，從無兩女成婚媾，同衾共枕虛消受。快得乘龍，誰信都荒謬。風流耽擱眉應皺，一番剖破消疑竇。泰山猶自稱佳偶，明作夫妻，姊妹私相授。

右調《醉落魄》

按下雲、水二生相遇不題。再表文小姐自從男裝改名雲湘夫人幕之後，與章巡按相得之甚。巡按待之如嫡親子弟，湘夫事之如嫡親父叔。前來猶稱先生、晚生，以後巡按嫌他不脫略，問了侍郎故時年紀，自己小幾年，叫湘夫但以叔侄相稱，從此日親一日。凡四方往來書札，以至案牘讞語，都出自湘夫之手，無不件件如意，色色可人。至於疑難之事，必要湘夫劃策定計，偏是俏膽之中具十分見識、十分謀略，每發一言，巡按無不信服，因此到處有德明之號。兼之巡按向來清廉自矢，秉公不欺，奸頑屏氣，豪強斂跡。一年任滿回京復命，湘夫假意告辭，巡按道：“久煩賢侄贊助，老夫所以不致曠官之謫，今得始終全職，皆賢侄之賜也。老夫還要細細談心，使賢侄免流離瑣尾，而安於磐石，然後遂願。況賢侄辭去，不過翱翔四海，究非自安之策，不若隨老夫到京。老夫雖宦囊空虛，而朝夕饘粥菜羹，猶可以供賢侄，萬勿因簡褻多端，而遂不我留，使老夫一則負賢侄向來之教，二則遺令先尊地下之憾，三則何以答文總兵一片委託之心也。鄙情如此，幸祈矧亮。”湘夫感謝不已，遂不復辭，一同到京。

巡按復命後，聖上喜其廉能勤職，超遷太僕卿之職。一時車馬填門，慶賀不絕。湘夫預先對巡按說道：“凡一應賓客，概不相見。”獨自與假松風斂跡內廂，人罕得見。惟心中時時暗想父親，不知生死若何，淚常偷彈；又想雲郎不知何時配合，心常不樂。然而對花飲酒，玩月吟詩，究竟無一毫內家之態，所以使人莫窺其際。

豈知太僕有女湘蘭，年貌與湘夫齊美，才思與湘夫並驅。因太僕品行端嚴，那些勢炎威赫的，怪其為人，不來與他纏擾。即這些曳白子弟，太僕見之，猶如眼中看屑，不勝拒絕。必要揀那才驚屈、宋，品若璉瑚者，雖家徒四壁，室無斗筲，亦許之納璧藍田，牽絲紅幕也。不意輕肥得意者，車載斗量，揮之不去；而鶴立雞群者，穴居野處，招之不來，所以湘蘭尚在待字之秋，未有結褵之舉。就是那湘蘭小姐立志不肯輕嫁凡夫，此意雖未嘗對那雙親面前明言，太僕嘗命作《梧桐詩》有云：

高崗獨立葉萋萋，琴瑟良材品不低。

莫把高枝輕折去，將來好許鳳凰棲。

太僕看他詩中之意，惟恐父母不慎擇婿，所以暗寓於此。然太僕訪尋有年，竟無中意之選。及遇見了雲湘夫，心中即已屬意。況字曰湘夫，分明是湘蘭之夫了，而詩又成湘扇，件件湊合，逐信為天緣非偶也，所以前日不容辭去。及歸京之日，待諸務俱畢，即對夫人明氏說道：“我為女兒終身未有所託，心中時刻掛念，又欲選擇快婿，不謂人才難得，竟無合意之士。今幸巡按江南，是於無意之中得一佳兒，若論其才智不同於流俗，即其貌勝潘安，姿同衛玠，使其易男扮為女裝，置之燕姬、趙女之中，恐勝尋常萬倍也。吾意欲招為婿，夫人意下不知如何？”夫人道：“相公所見自然不差。但他家世何如？”太僕道：“家世固我所勿論，然此子先人曾為司馬，亡未三載，將來接跡簪纓，指日可待，又何慮其長貧賤乎？”夫人道：“相公既是中選，只該帶他回來，待女兒親試一試才學，那時即便成親，豈非妙事？今彼此異地，倘此子另作他氏乘龍，奈何？”太僕道：“夫人這倒不消慮得，此子已久作下官幕中之客了。前日回京，他要辭去，下官因有此心，所以不從他意。今現在中堂左廂，待下官明日引來一見夫人，只怕夫人喜出望外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何物書生，相公得意若是？”太僕道：“得意不得意，且到明日便知。”

到了次日，太僕到湘夫室中說道：“老朽夫婦，暮年無子，心如懸旌。昨日偶與賤荆道及賢侄豐姿儀表，賤荆不勝羨慕，亦欲一見，不識可否？”湘夫道：“塵垢之姿，何勞過譽？而使叔母重念若此。小侄向欲進拜，恐驚動起居，不敢遽請，今蒙見召，敢不趨謁？”太僕大喜，即便在前，領他進拜夫人。

此時小姐侍婢白蘋正在庭中採茉莉花，見了湘夫，心中大驚，忙報夫人。夫人出來一見，看他舉動是男，窈窕似女。夫人笑容可掬道：“老身因相公極道賢侄妙才，私心想慕，反勞光降，使老身何以克當？”湘夫道：“小侄蒙叔翁骨肉相待，銘刺五衷。復承叔母垂情憐念，感愧尤甚，拜遲之罪，尚祈涵恕。”見畢，即便辭出，太僕送了出去。轉來對夫人道：“下官眼力何如？”夫人笑道：“只怕美如冠玉，其中未必有也。”太僕道：“若論腹中，真是一個行秘書櫥，而下筆又倚焉可待。我兩人若得此快婿，何優終身無靠乎？”夫人道：“雖如此說，未知我兒意下若何。如此生或有所作，待我拿去，與孩兒一看，看他中意否。”太僕道：“這也有理。”即將湘扇詩寫來，付與夫人。夫人拿上樓。

此時白蘋正在那裡形容湘夫如美人一般標致，小姐微笑道：“痴丫頭，他自美，與你何干？只管這般胡亂。”正說間，聽得樓梯上腳步響，白蘋忙來一張，笑嘻嘻道：“小姐，夫人來了。”小姐忙移蓮步來迎夫人。萬福過了，夫人道：“今朝你爹爹有個相知年侄，特來拜望。你爹爹見他人物濟楚，儀貌可觀，欲試他才學，就把湘扇為題，要他吟詩一首。他便信口就吟，你爹爹歡喜之極，特領進來我看，果然是個青年俊士，又有如此之才，真是才子中佳人也！你看他詩可好麼？”小姐接在手中看完，但見喜容滿頰，並不開口。夫人會其意思，便道：“我下樓去了，你仔細看看好不好，叫白蘋拿了來。”說罷，果然去了。

你道小姐為何不開口？他一點靈心已窺破為他擇婿之意，所以不敢讚好，非不愛那書生之貌，服那書生之詩，怎麼就肯老著臉，露出要夫的光景來？然而佳人捨不得才子，千古同情，若無一句許允的意思，就當面錯過，豈不可惜？那小姐偏會巧計，也便和成一首，叫白蘋送到夫人處。夫人便與太僕看了，太僕即唸與夫人聽道：

九嶷雖是路終窮，釐降當年志已逢。

莫道斑斑多淚點，至今猶被有虞風。

太僕唸完，連聲大讚道：“雲生配我兒，即當是才子配才子；我兒嫁雲生，即當是佳人嫁佳人，快事！快事！”說罷，忙忙的袖了詩，走到湘夫那裡去。

那湘夫已曉得他有個女兒，太僕連日殷殷勤勤，早已窺破有納婿之意。意中亦欲借此潛居閨閣，好將詩詞書畫破

憊慮。這日太僕走到，忙將袖中詩拿出來，遞與湘夫，道：“賢侄前日湘扇佳作，老夫今日已情了一個才子和就，請教請教，不知可與賢侄做得對否？”湘夫已曉得是小姐所作，讚不絕口，心中亦極屈服，暗想道：“詩思清新之極，與我不相上下。可惜我不是個真男子，只好虛應故事，但不知天下那裡又有如雲生之才者，與之配合耳！”笑答道：“如此妙才，還該與天下真正才子作對，如小侄有才子之名，無才子之實，何敢與之作對？就與之作對，即恐後來露出本非才子面目，不惟老叔翁笑，恐為天下以為奇聞也。”太僕道：“賢侄何必過謙，你道這詩是誰人做的？”湘夫道：“小侄哪裡曉得？”太僕道：“老夫只得實說了。小女湘蘭，頗工吟詠。老夫終身，藉此半子之奉。常恐所託非人，所以待字不苟許人。今見賢侄才邁古今，況是王謝舊家人物，意欲將小女下奉箕帚，共挽鹿車，使老夫有得人之慶，我以無失所之憂，志願足矣！今早曾將佳章試小女識力，小女不露一言，即爾奉和。細觀詩意，已許伯鸞。故敢不借銜玉之恥，面為陳懇，望乞俯締。不鄙寒微，幸甚幸甚！”湘夫少不得故意辭謝，道：“令媛瑤島瓊姿，小侄蓬門寒士，何敢仰結絲蘿，自貽伊醜。況小侄向蒙老叔翁厚恩，視如猶子，不勝頂戴，今又欲謬廁射雕之選，使後來有負大德，遺笑將來，尚祈老叔翁圖之。”太僕道：“老夫以才子難逢，佳人易失，賢侄樂得小女，小女幸逢賢侄，足敢相強。將來老夫以賢侄為長城，何負之有？小女與賢侄琴瑟相調，何笑之有？還祈早諾金允，無俟圖維。”湘夫道：“蒙老叔翁天高地厚之德，小侄或未能報答，容交天下真正才子，以報萬一。但目前蹇修無人，鏡臺未下，何敢即以沉淵之小鮮，而遽欲登之大羅天？恐無是理也。”太僕呵呵笑道：“原來賢侄慮著無媒之聘。小女名湘蘭，而賢侄一見，即以湘扇見題，則湘扇即蹇修也，湘扇之詩即鏡臺也，捨此又何處求蹇修、鏡臺哉？”湘夫亦笑而不言，暗想：“我如今說破，立下此老之心便如見睹且消矣。莫若將計就計，遊戲一番，為千秋作一佳話，有何不可？”太僕見他不言而笑，已知允了。即便擇了吉日，鼓樂喧天，慶賀填巷。人人都道章太僕招了美人一般的女婿，無不喝采。洞房花燭，合卺成親，有詩為證：

借問今宵樂也無，兩般一樣莫相撫。

當年誰道雌男子，後日方知女丈夫。

成親之後，人人都道是郎才女貌，自然恩愛非常，豈知湘夫穿了貼身衣服而睡。上床來，小姐肉也未沾。那小姐心裡全然不解，又不好問他，又不好對人言，心中悶悶，又可煞作怪，夜間卻不象夫妻，日間仍相親相愛，口中“小姐”恁長，“小姐”恁短，哪一個看得他出，惟有假松風得知就裡，常自暗笑。

卻說那白蘋，年已過期，此中情竇已開，時時來勾搭假松風。假松風時刻遮遮掩掩，惟恐露出本相。那太僕夫妻自配合兩人之後，心中自以為靠託有人，歡喜無盡。豈知小姐一腔怨意，滿肚愁腸，無處可訴。湘夫已逆知其心，又無便處可以說破此情。正要乘機講明心事，不料這假松風臥房去小姐臥房不遠，白蘋屢屢勾搭他，他只是不瞅不睬。那白蘋心中慾火如熾，按捺不住起來。

其夜二更天氣，乘小姐夫妻睡去，悄悄從裡開了房門，一徑跑到松風房門口來，輕輕推門，門又拴緊。沒奈何，從外邊天井裡走轉來，去推那兩扇窗時，一扇窗拴的不緊，被他撥開，忙將身一縱而入，輕輕走到床邊，聽得鼻息之聲，想道：“且不要驚醒他，不免先去摸那有趣的東西，那時精赤條條扒上身去，不怕他不動火。”於是，揭起帳來，輕輕將手伸進被中，將假松風下身一摸，全無一物，平平的與己一般，嚇得縮手不迭，身子倒抖將起來。又想到：“難道摸差了，摸了後面不成？”左右不著，再將手伸進去，從上身一步步摸下去，先摸著兩隻乳兒已高高突起，摸到下面時，竟是我有亦有，我無亦無的了。嚇得慌了手腳，倒將他一掀，松風翻起身來，白蘋急得兩腿主張不定，“撲”的一交，跌倒地上了。松風吃一大驚，驚醒了認是鬼出，以被蒙頭而臥。白蘋方才從地上爬到窗邊，再爬也爬不出窗，個把時辰，方才出得窗來，依先悄悄進了門睡著，把一腔之火化作冰消。正是：

情到濃時不自由，要從黑夜把郎偷。

誰知彼此皆如此，好把相思一筆勾。

白蘋自去睡著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是夜倒做了一夜亂顛亂倒的夢。明日起來，只管對了假松風笑。松風還認是來引誘他，只是不睬，誰知夜間已被盜了。

過了一日，因湘夫被太僕有事請他去，假松風也跟了去。白蘋就悄悄對小姐說道：“有一件好笑事要對小姐說。”小姐正在淒涼無訴，忙問道：“有何好笑？”白蘋道：“說便說，小姐不要惱。那松風原來是一個假的。”小姐忙問道：“怎麼是假的？”白蘋道：“前日，小婢從他房門首經過，見他在那燈下捉虱，兩乳高高，是一個女松風。後來再三存心看他，上毛坑小解，蹲倒身子，一些不差，是個女松風。”小姐道：“原來如此，所以雲郎屬意於他，不屬意於我。今晚待他進來，不免把幾句話兒參破了，看他怎麼樣回答。”

是夜湘夫進來，小姐便仔細把松風一相，果然象個女的，心中著實不快。湘夫滿面堆笑走近前來與小姐並肩坐下，說道：“小生自從與小姐成親之後，渾如陌路，未曾一夜談心。今夜須細談衷曲，負荊請罪。”小姐道：“賤妾無心可談，公子若要談心，與那松風小廝談罷了。”松風遠遠站著，聽了這話，臉上有些紅起來。湘夫想道：“這幾句說話甚是有因，或者紅萼有些破綻被人看出了。總之，今夜少不得要說明。”便道：“小生雖有男子之容，實無丈夫之氣，無益於小姐，又何益於松風？縱然有句知心話對那松風談，亦無可用情之處，所以小生心事，我自知之，松風也知之，但是小姐不知，與那白蘋不知耳！今夜必要將此心剖露，大家悉知，恐小姐不以為怨，反或見憐也未可知。”小姐道：“知心自向知心說，賤妾何必知得？使公子見憐賤妾，這是萬幸，賤妾又何憐公子？公子亦可憐之有？”說罷，天色已晚，原來小姐房西有一小樓，名為留霞閣。湘夫叫白蘋今夜擺酒閣上，與小姐作知心話。

少頃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矣。白蘋報說酒已擺在閣上，請公子小姐登樓。小姐故意不肯去，湘夫一把拖了便走。坐下，湘夫叫松風走近前來，跪在小姐面前，敬小姐一杯酒。小姐尤不悅，起來道：“縱然公子不看賤妾在眼，亦何至使小廝勸酒？”說罷，又要起身避席。湘夫又一把拖住，道：“松風不是小廝，原是小生知心，就敬杯酒也不妨事的。”說罷，只管嘻嘻而笑，連松風跪在地上，也忍不住笑起來。這邊好笑，那小姐好不惱！連執壺把盞的白蘋也幫著惱。湘夫道：“今夜月光如水，萬戶無聲，但少閑人如我兩人耳！不可無佳句，以負此良宵也。請小姐開懷首唱，小生效顰。”小姐見他殷勤勸酒，渾非真正薄情舉動；聽他口角，如鶯聲嚶嚶而轉，心腸又不禁軟起來。沒奈何，只得喚白蘋取詩具來，叫了松風上去，要乘機發揮湘夫，便於每聯之首暗藏一字，作個啞謎與他猜。便一筆寫完，遞過湘夫，湘夫唸道：

既睹多才樂未央，有心歧路豈亡羊？

松前舒嘯非無意，風裡怡情別有腸。

何處雲飛終自薄，須知湘怨不能忘。

戀枝怪殺聞蜂蝶，我欲時燒一瓣香。

湘夫看完，會出詩中之意，是“既有松風，何須戀我”，句句含譏帶諷也。即照他意思，和韻一首，道：

我有深情話未央，亦知多雨怨商羊。

松前醉笑渾無意，風外談心共斷腸。

終向湘流將自洗，須知雲意豈相忘？

說來只恐添愁淚，破出疑團拜炷香。

詩中暗藏“我亦松風，終須說破”八字，遞與小姐一看，小姐大驚道：“你是雲公子，難道是雲小姐不成？”湘夫忙起身跪在小姐面前，驚得小姐也跪在地，道：“請起，請起。”湘夫方才起來，泣下道：“賤妾文若霞，蒙岳丈覆庇多時，以致有誤小姐，罪不勝言，望小姐宥之。”小姐道：“姐姐尊公何人？因何事投於家父，且改姓為雲？乞一一說明，以破疑團。”文小姐便將總兵被陷、向與巡按有舊、致託雲生、又與雲生訂緣，並假冒緣故說了。小姐笑起來，道：“怪道如此，我亦疑天下無是薄情郎也！”文小姐道：“妾惟松風知心，小姐今後不須吃醋也！”說罷，四個人笑個不了。章小姐道：“既是尊公與家父有舊，便訴出真情，訪那真正姓雲的人，與之成就好事，何必隱忍至於今日，方始說破，使賤妾空抱多時愁怨？”文小姐道：“小姐有所不知，當日風波忽起，不測之禍幾及於身，所以不惜羞赧，為李代桃僵之舉。既已作姓雲人投尊公，此時說明了，在尊公自然視如猶女，倘或風聞於外，不惟二身難免，亦且貽累尊公，此所以不敢說明也。”章小姐道：“此時既不可說明，回京之日亦可說明矣，而又不言，何也？”文小姐道：“到了京師，尤不可說明了。京師耳目較近，向聞太僕止有小姐一位，今又有一個，是開人疑竇了。況權奸窺伺之秋，倘窮根究本，又是一件大事，哪裡可以說明？”章小姐道：“小姐這等才智，怪道爹爹十分愛敬。但坦腹之事直任不辭，又是怎麼說？”文小姐說：“這實是賤妾一片苦心，賤妾已與雲郎有約，更聞小姐閨閣仙才，賤妾若不承任此事，恐才子難逢小姐，倘或所託匪人，豈非缺陷？異日賤妾得遇雲郎，諒天下之大，豈無更有雲郎其人。而與雲郎交者？那時妾既有歸，小姐亦必有託，此所謂將計就計，為妾自計，即為小姐計也。”一番話說得章小姐點頭嘆羨不絕，便道：“小姐用心若此，真可為妾之師友也。今夜乘姮娥見照，我二人何不可以假夫妻聯為真姊妹乎？”文小姐大喜道：“但恐岳丈大人添了一個愛女，失卻一個快婿耳？”於是叫白蘋點起爐香，對月結為姊妹。文小姐年長一歲，定了次序。文小姐道：“姊妹既聯，夫妻尚宜做去，不可就與岳丈岳母說知，以為訪問雲郎之機。”章小姐便吩咐白蘋、松風不可洩漏此事。從此兩人暗為姊妹，明作夫妻。此後，有分教：風波既靜，魑魅旋消；雲水相逢，文章自合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鳳凰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